

台北舊事

陳誠一諾千金

●王康

派李樹正任發言人

四十五年前，也就是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九月一日記者節，台北市記者公會葉明勳理事長主持慶祝酒會，地點是中山堂光復廳，除全體會員大都參加外，在台北的黨政軍各界顯要也親臨道賀。其中最受新聞界重視的是東南軍政長官兼台灣省政府主席陳誠和海軍總司令桂永清。

東南長官公署于民國三十八年七月成立，當時管轄的範圍包括浙江、福建、廣東、海南島及台灣，是東北、平津、京滬一帶陷共後最重要的一個軍政機構。陳誠長官和我們幾個外勤記者寒暄後笑說：「今天是你們的節日，你們需要我送什麼禮物給你們？」

站在陳長官身邊的新生報記者黃漢、中華日報記者鍾長江和正在中央日報採訪組工作的筆者都負責採訪軍事新聞，我們三人共同當面要求陳長官在長官公署內設置一位「發言人」，讓我們每天前往採訪新聞時有一個固定的接觸對象，我們異口同聲地說：「

設署發言人就是您送給我們的最佳禮物！」陳誠很乾脆地說：「我立刻照辦！」

東南軍政長官公署辦公廳主任錢卓倫中將，浙江宜興人，是陳誠在保定軍校的同期同學，為人忠厚，處事小心謹慎，我們從他口裡，從未採到一條新聞。他的愛子錢克顯畢業于復旦大學新聞系，是新聞界名人趙敏

恒的得意門生，抗戰勝利後錢克顯進了上海新聞報，任駐南京特派員，負責採訪軍事新聞，于三十七年冬天請假來台醫治哮喘病，筆者那時是上海新聞報駐台辦事處主任兼駐台特派員，錢兄持新聞報總編輯趙敏恒的親筆信到辦事處看我，我安排他住進台大醫院治病。次年春天錢兄返滬，但大陸陷共後，他又于三十九年下半年偕妻子王某取道香港二度來台，經任顯群指派，擔任南投縣政府財政科長，後調任台北市財政局專門委員。錢太太畢業于中央大學美術系，是一位秀外慧中的賢妻良母。大約一年以後錢克顯夫婦以「匪諜」罪名被保安司令部槍決。以現在的眼光來看，可能是冤案一件。不過這是

題外話，不再多說。

九月二日，我們至長官公署採訪，發現李樹正將軍已由陳長官指定他為公署發言人。對於陳誠一諾千金，說話算數，筆者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中央日報將軍記者

李樹正將軍，甘肅省人，曾任徐州剿總參謀長。他儀表堂堂，個性爽直，談吐文雅，有大將風度，對大陸日益惡化的軍事局勢，有全盤而準確的了解。國軍與共軍作戰時失利真相，李將軍對我們也不隱晦。影響民心士氣的壞消息，他提醒我們發稿時應特別慎重，那時並無新聞檢查，我們基于愛國心，自我約束，和他充份合作。直到金門古寧頭大捷，登陸共軍全軍覆沒，我們新聞記者，才得到揚眉吐氣的機會。國軍作戰受傷將士從金門空運回台，我們到松山機場迎接，從他們口裡獲悉他們打敗共軍的經過，其中十八軍受傷連長王文稷由初次相識，後來成為很熟的朋友。三千共軍俘虜由金門海運抵



①前排右起：陳誠、魏道明、浦薛鳳、彭孟緝、黃國書合影，二排右為薛人仰。

②右起：陳誠長官、美國駐華大使藍欽、美軍顧問團長蔡斯合影

達基隆港時，筆者也曾前往採訪，親眼看見共俘那種狼狽而又垂頭喪氣的樣子，內心產生一種非常複雜的感慨。從遼瀋戰役到徐蚌會戰，國軍均遭慘敗，數十萬將士被共軍俘獲，他們的處境與心情，可能更壞，不過我的想法當時只能埋藏在自己的心靈深處，不敢在任何人面前宣洩出來。直到陸軍少將劉毅夫兄加入中央日報採訪組後，筆者才將採訪軍事新聞的任務移交給他。中央日報有了將軍記者，更受到各軍事單位的重視，民國三十九年初，國府在大陸最後一個據點西昌也被共軍攻陷，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才奉命撤銷，黃漢兄與筆者曾聯合邀請李樹正將軍晚餐，慶祝我們在短期內建立起來的深厚友誼。

桂永清張力耕黃漢

我們在記者節慶祝酒會裡又和桂永清總司令談到海軍在當前戰局中所肩負的艱巨任務，桂將軍那天著雪白海軍制服，態度瀟灑，說話帶濃厚的江西口音。他說，我軍雖已從青島撤退，但山東省海邊的長山八島，仍在我海軍固守之中。我們問他是否可以讓我們採訪軍事新聞的記者到長山八島去看看，桂將軍爽快地答覆說，只要日內有船艦開往山東，歡迎記者們前去採訪。我們還以為他是敷衍我們，「只說不練」，想不到當晚即接到海軍總部打來電話，要求筆者第二天上午到基隆海軍碼頭上船啟航。桂永清和陳誠

長官一樣，一諾千金，開出的支票，馬上充現。不過筆者那時三個子女都很幼小，內人不讓筆者去冒險，後由馬星野社長指派將屈而立之年且屬「單身貴族」的張力耕與新生報黃漢二兄結伴，乘長風，破萬里浪，歷盡艱險，採訪海軍作戰新聞，返台北後作出一系列的長篇精彩報導，深受讀者們的鑒節贊賞。

桂永清將軍黃埔軍校一期畢業，曾留學德國，返國後任教導師師長，在北伐、剿共與抗戰期間，立下了汗馬功勞，抗戰結束後出任海軍總司令，最後升任參謀總長，任期未滿而心臟病突發逝世，將星殞落，朝野同悲！

陳上將飛台北療養

筆者採訪陳誠上將的新聞，係從民國三十七年秋天開始。

某天上午從台省新聞處長林紫貴那裡得到線索，說前參謀總長陳誠將於下午自滬乘軍用專機來台養病，中央社記者張任飛、大公報駐台特派員呂德潤和筆者合租北一汽車行出租車趕到機場，專機著陸時只有警備司令彭孟緝將軍一人在場迎接，陳誠穿一件很陳舊的灰色長衫，頭戴深藍色禮帽，身材矮小，面容憔悴，不像叱咤風雲的武將，倒像一個鄉村小學教師。我們問他來台的任務，他說因胃病開刀，出院未久，奉蔣介石總統之命來台療養。那時，誰也想不到，三個月

後他要從魏道明博士手裡接任台灣省政府主席，是蔣介石總統預下的一著高棋。

當天晚上，我從台北電信局發出一百多字的新聞電報，簡報陳誠抵台療養情形，第二天在上海新聞報第二版並不顯著的地位刊出，短行標題是「陳誠飛台療養」。

陳誠抵台時，省府交際科長劉邦彥把他安頓北市延平南路一號房屋居住，那是一幢二層樓的小洋房，陳儀任台灣行政長官時就住在裡面，至民國三十六年夏魏道明任台灣省主席卻住進富麗豪華的「台北賓館」內。在日據時代，那是台灣總督的官邸。延平南路一號從此變成省府臨時招待所了。

陳誠以參謀總長之尊奉命赴東北指揮剿共戰爭，結果潰不成軍，打了大敗仗，受中央民意代表的嚴厲指摘，有的竟高呼「殺陳誠的頭以謝國人」。他初到台北，不和外界接觸，也不接受新聞記者的訪問。當時新生報主筆張健人兄，是我來台之初就認識的好朋友之一，他是資深報人，在江西剿共時期曾在陳誠率領的十八軍中擔任文職，是陳誠的老部下。筆者有一天與健人兄談起，他願為筆者先容，他去向老長官試探，結果非常圓滿。

最敬佩湖北人嚴重

筆者按照預定的時間，前往延平南路一號，走進客廳，一位副官招呼筆者坐下，陳誠即從內室走到客廳，與筆者握手寒暄。雖

然我們在機場見過面，筆者還是遞上一張印有職稱的名片。陳誠問籍貫，筆者簡答：「湖北」。提到湖北，他就自動把話匣子打開，不待發問，就滔滔不絕，將他抗戰時期在湖北臨時省會恩施所推行的德政與阻力全部講了出來。其中最得意的是二五減租，使貧苦的農民在生活上得到一些改善，可是也開罪了不少地主及仕紳。筆者從口袋裡取出紙筆，打算詳細紀錄下來。他突然阻止說：「今天我把你當朋友看待，作私人閒談，但一個字也不能在報上發表。」筆者遵命，不但沒有發新聞電，只寫參考消息寄回上海。

陳誠繼續談湖北的人與事，他說他最敬佩的湖北人是嚴重先生，他稱贊嚴重公正無私，高風亮節，愛國愛民，治軍與士卒同甘共苦，作戰則奮勇爭先。在陳誠心目中，當代偉人，除蔣介石總統外，只有嚴重。

嚴重，號立三，保定軍校畢業，北伐時任師長，是陳誠的頂頭上司，在汀泗橋與賀勝橋兩大戰役中，打敗吳佩孚的精銳之師，嚴重及其部屬包括陳誠在內，都立有不朽的功勳。至民國十七年年底，東北易幟，全國統一，嚴重自動向蔣介石總司令辭去軍職。解甲歸田，隱居于江西九江廬山，不擔任任何官方職位，做一個真正老百姓。據當時熟悉內幕者言，嚴氏已看穿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等的內心世界，他測度他們爲了爭權奪利，彼此之間將不斷自相殘殺，天下很難太平，故潔身自愛，毅然退出是非漩渦。直到抗戰發生，他受了愛國心的驅使，接受各方敦促，出任湖北政廳長，可惜天不假年，竟死于非命。

東北作戰失敗原因

筆者探尋國軍在東北作戰失敗的原因，陳誠一再強調應歸咎于史大林竭力援助林彪及美國援華的虎頭蛇尾。他不承認他自己應負相當的責任。筆者問他來台除養病以外，蔣總統對他還有何指示？他說，總統囑他，健康恢復以後，對台灣的過去和現在多加考察與研究。他和筆者談了兩個小時，大部份的時間是他發言，只有他查問「二二八事變」真相時，筆方才將自己當時的親身體驗，作扼要的敘述。

辭出以後，筆者將訪談經過寫成參考資料寄給上海新聞報總編輯趙敏恒，並說，陳誠囑咐這是私人談話，不能發表，因此，在新聞報上一個字也沒有刊出。

介紹筆者訪談陳誠的張健人兄，福建龍岩人，曾留學日本，離開陳誠的十八軍後在上海做新聞記者，約三十年前在台灣宜蘭逝世，他逝世時的職務是台灣新生報駐宜蘭辦事處主任兼特派員，柏楊的夫人名詩人張香華就是健人兄的掌上明珠。香華數年前到洛杉磯時還是叫筆者王伯伯，但筆者和柏楊依舊以兄弟相稱。因爲筆者和柏楊是四十多年的老朋友，有資格說：「我的朋友柏楊。」只是他在綠島坐牢時筆者不敢明目張膽如此

稱呼，至今感到萬分慚愧！

魏道明的施政理念

訪問陳誠後兩個多月，即十二月三十一日，新成立約一年的台灣警備旅在新竹湖口舉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台灣省主席魏道明由警備司令彭孟緝，副司令鈕先銘陪同前往現場，先舉行檢閱，後來真刀真槍，作實彈演習，參觀的人有如身臨戰場，對壯盛的軍容與高昂的士氣，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大公報特派員呂德潤、申報特派員吳守仁和筆者及北市各報各通訊社記者都應邀前往採訪。那天天氣晴朗，不冷不熱，魏道明興致極好，和大家一起野餐時，他還是談笑風生。他于民國三十六年六月一日起出任台灣省主席，至此時剛好一年半。魏氏江西九江人，法國巴黎大學法學博士，抗戰時期曾接替胡適出任駐美大使。他具有自由民主思想，作風開明，施政理念在於國策與民情能夠兼顧。民政廳長朱佛定，江蘇人，也是法國留學生，得有博士學位，曾任廣西大學教授，政治理論基礎深厚，行政經驗也很豐富，平實謙虛無官僚習氣。財政廳長嚴家淦，是前任陳儀留下的唯一廳長級高官，也是今天台灣繁榮進步的最大功臣，留待以後專文評介。教育廳長許格士是全國聞名的教育家，學問道德，都屬第一流。建設廳長楊家瑜，江西人，是我國當時製造火車頭的有數專家之一。農林廳長徐慶鐘，是日據時代台灣第一個

農學博士。省府秘書長一年半中換了三個，依照時間先後為徐道鄰、謝瀛洲、浦薛鳳。三位都是學貫中西的博士。如此堅強的省政陣容，在當時全國各省中亦屬罕見。有人說，如果是上述班底于台灣光復時來台處理省政，「二二八事變」可能不會發生。

省府改組主席換人

魏道明在湖口軍事演習後和我們談到他的抱負時，他說假以時日，他要把台灣建設成三民主義模範省，他當時做夢也沒有想到，他的省主席寶座二十四時以後就要讓給陳誠。

當魏道明回到台北賓館時，正是黃昏時份，他剛走進客廳，機要秘書即呈上蔣介石總統從南京打來的特急密電，內容很簡單，只是命令他在一兩天之內將台省主席的職務，移交給陳誠。陳誠同時也接到內容完全相同的電報。魏道明表現出大政治家的風度，馬上移樽就教，手持電報到延平南路一號面晤陳誠，要求陳誠迅速到省政府接事。陳誠表示，他事前毫不知情，心理上一點沒有準備，他單槍匹馬，如何能接？魏道明說，蔣總統如此處置，必然是政局即將發生極大的變化，我們做部屬的一定要體諒蔣總統的苦衷，執行他的命令。國家處境艱難，省府人事安排，不能墨守陳規，我的部下，就是你的部下，你後天去接事，因為明天是二十八年元旦，照例放假一天。後天上午九時我派

車來接你到省府三樓大禮堂，在各廳處局長面前，你我正式辦理交接。

一月二日陳誠一人自魏道明手裡接收了台灣省政府，在中國政治史上開了先例。過去省政府改組，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大官小官，一律新人換舊人。這次台灣省政府改組，除主席換人外，其餘都是原班人馬，為今後政局的穩定，奠下良好的根基。

記者會中大發雷霆

陳誠于接篆後的次日在新聞處長林紫貴陪同下舉行首次記者會招待會，臺灣記者及京滬駐台記者都踴躍參加。陳誠主席首先說明他奉命主持台灣省政的經過，他說，他將蕭規曹隨，像魏道明主席一樣，施政的重點，仍是「在安定中求繁榮與進步」，接著拿出手邊的一份台北和平日報，問誰是該報採訪主任？該報採訪主任蕭菁站起來答覆說：「我是和平日報採訪主任。」陳誠手指該報第一版下面一大幅某內幕雜誌廣告說，你們為什麼刊登如此無聊的廣告？原來雜誌內有一篇文章的標題是「與陳誠論殺頭」！蕭菁答辯道：「刊登廣告是經理部的事，與採訪組毫無關係。」蕭菁未代報社認錯，使陳誠大為震怒，在記者們面前大發牢騷。他說，和平日報的前身是掃蕩報，掃蕩報是剿共時期，由他下令創辦的報紙，代表我國軍方發言，抗戰勝利後改為和平日報，現在全國好幾個大城市發行，台北和平日報竟辦得這樣低

劣，讓他感到非常慚愧和失望。陳誠心直口快，恩怨分明，給人很深刻的印象。

本來大家有很多問題要向陳誠提出，如此一來，沒有人站出來發言，使記者招待會不歡而散。

林紫貴最感到尷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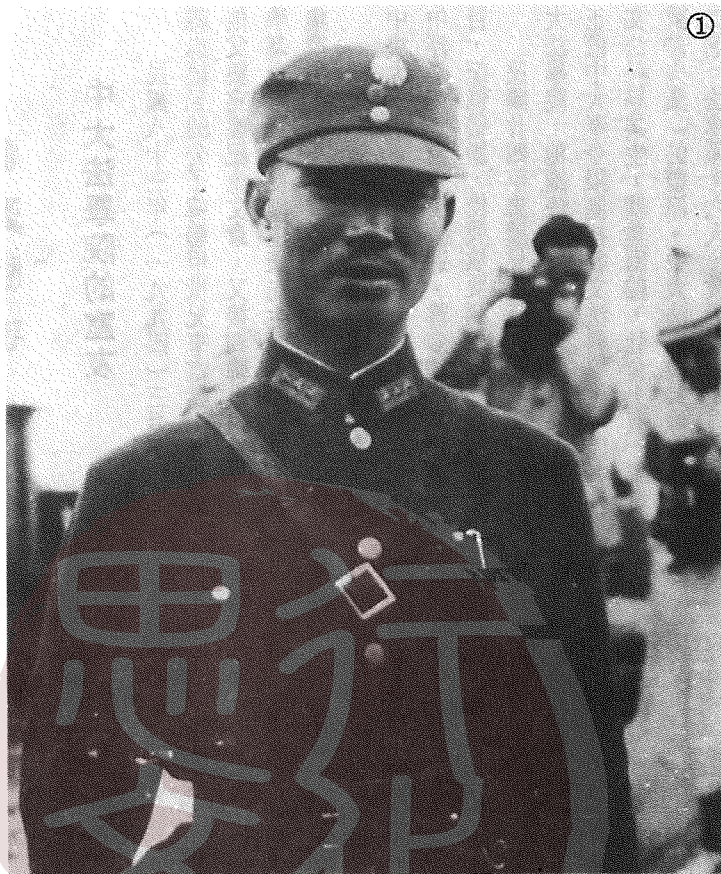
年輕的讀者可能不了解為何「與陳誠論殺頭」這一標題會刺痛陳主席的心，在這裡有詳加說明的必要。陳誠在東北指揮剿共軍事慘敗，引起很多人的不滿，他曾誇下海口，要在三個月以內，消滅全部共軍，不收編偽滿洲國三十萬精銳之師，也是他作的決定。立法院在南京開會時有一個東北籍立委公開要求蔣介石總統應「殺陳誠以謝國人」，福建籍國大代表林紫貴，當時正是坐在他身邊的台省新聞處長，曾附和行憲第一屆第一次大會的國代公開說過類似的話，所以「殺頭」一語成為陳主席的心病，陳誠忠黨愛國，為官清廉，對今天台灣的繁榮與富足，有極大的貢獻，這是不爭的事實，但他的心胸窄狹，不能容人，後代的歷史學家也會為他作公正的評斷。

真是陰錯陽差，那本內幕雜誌的作者執筆為文時並不知陳誠要做台灣省主席，和平日報社長曹先崑也未過問刊登廣告之事，偏偏廣告見報之日，就是陳誠主席首次舉行記者招待會之時，更不幸的是新聞處長林紫貴為魏道明留下的舊班底，已任職一年半，

深受新聞界的歡迎，由於他以國大代表身份在南京的確說過「殺陳誠以謝國人」那一類的話，後來陳誠成爲他的頂頭上司，因此，那次的記者會最感尷尬的就是林紫貴，其他

廳處長都留任，只有林紫貴一人不久辭職獲准，繼任者爲中央大學畢業的吳錫澤，吳氏國學根基深厚，曾在古史辯作者顧頡剛手下做過研究工作。後來林紫貴因爲競選台北市

長和吳國楨支持的吳三連對抗，不聽國民黨的勸導，競選台北市長攬局。竟以莫須有的罪名入獄多年，獲釋後不久即鬱鬱而終。對於他的不幸遭遇筆者個人極表同情和惋惜！



①

① 民國二十九年，在恩施時的陳誠。

② 陳誠夫婦（前坐）與子女們合影。



②